古诗文阅读：意象探究·梅兰竹菊

拓展资源

**试析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文化意蕴**

彭扬

“梅兰竹菊”是最东方，最中国的。它们占尽春夏秋冬，对于老百姓而言，将其悬挂家中，是收四时之景于一室之内，有“四季平安”的寓意，对于文人而言，则是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。

考究中国“梅兰竹菊”的来源“竹”大约最早，见于《禹贡》，梅出自《诗经》和《尚书》，兰也见称于《离骚》，只有菊花最晚，见赏于陶渊明，已经在东晋了。宋代以后的文人画中，“梅兰竹菊”是最经常的主角。 同时，梅、兰、竹、菊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也拥有它无可取代的地位，承载着几乎所有华夏儿女的优良品质，故历来歌咏者不绝。

一、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君子风格的具体体现

（一）梅

梅，在中国种植历史已有三千多年，始于周代，自南北朝、隋唐之际，赏梅与艺梅已成风气；至唐、宋年间，为鼎盛之期，载述梅花的专著不计其数。如，唐代白居易素手描梅：“三年闲闷在余杭，曾为梅花醉几场。伍相庙边繁似海，孤山园里丽如妆。”北宋隐士林逋（和靖）有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语至佳，被后人传为绝唱。

可知的较早期作品有梁代何逊的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》，又作《咏早梅》，其诗中“衔霜当路发，映雪拟寒开”句，在将梅花开放的盎然生机跃然纸上的同时，又把梅花不怕严寒、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浸润于字里行间，对后代诗作影响较大。

当然，在众多的“咏梅”诗作中，陆游的《卜算子• 咏梅》当属个中翘楚“驿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 已是黄昏独自愁。更著风和雨。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”这首词中，寄托了诗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，他用“争春”一词，喻指社会上趋炎附势，谄媚取宠的丑行；一个“妒”字尽数当时朝廷中“嫉能害贤”的斗争，同时，又以梅花那种不同流合污，不畏谗毁、贞洁自守、卓然独放的品格暗喻自己遗世独立的君子性格。此词一出，千百年来，广为传颂，寓意至今。

（二）兰

兰花，是花、香、叶“三美俱全”的花卉。早在春秋时代的二千四百年前，中国文化先师孔夫子曾说：“芝兰生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，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穷困而改节”。他还将兰称之为“王者之香”，这句话流传至今，足以证明中国兰花在历史文化上所占的地位。

自孔子、屈原而后，千百年来，人们在赏兰的过程中，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、美好观念不断融入兰花之中，并且不断提升，以致使中国兰花成了中华民族优秀品德的重要象征物之一。后代人写兰花，几乎都有将其比作君子出处行藏的暗喻例子。如唐代张九龄《感遇》写道：

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

欣欣此生意，自尔为佳节。

谁知林栖者，闻风坐相悦。

草木本有心，何求美人折。

诗人们说兰花的处境,往往是在暗喻自身的处境。 又如唐杜牧《兰溪》诗云：

兰溪春尽碧泱泱，映水兰花雨发香。

楚国大夫憔件日，应寻此路去潇湘。

诗人以兰自喻，在对幽兰赞美之余，说自己怀才不遇，埋没在蓬蒿间。明代陈汝言《兰》中言：

兰生深山中，馥馥吐幽香。

偶为世人赏，移之置高堂。

雨露失天时，根株离本乡。

虽承爱护力，长养非其方。

冬寒霜雪零，绿叶恐雕伤。

何如在林壑，时至还自芳。

清代的画家文学家郑板桥视兰为君子，爱兰忠贞不渝，他在《折枝兰》诗中写道：

多画春风不值钱，一枝青玉半枝妍。

山中旭日林中鸟，衔出相思二月天。

又诗云：

竹石幽兰合一家，乾坤正气此间除。任渠霜雪连冰冻，苍翠何曾减一些。

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了兰花的高雅丽质。

（三）竹

竹在中国传统中象征着生命的弹力、长寿，竹子与松树、梅树合称冬季三大吉祥植物。竹无牡丹之富丽， 无松柏之伟岸，无桃李之娇艳，但它虚心文雅的特征， 高风亮节的品格为人们所称颂。它坦诚无私，朴实无 华，不苛求环境，不炫耀自己，默默无闻地把绿荫奉献给大地，把财富奉献给人民。

咏竹诗的“萌芽”出现于先秦两汉文学时期，而到达顶峰则是在封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唐代，咏竹的传世佳作比比皆是。

唐代时，许多文人学子认为：外部世界可以被人所改造，人的主体意识空前高扬，自然往往与人之情感、 意志相融汇而成为意象，例如杜甫的《苦竹》云：

青冥亦自守，软弱强扶持。

味苦夏虫避，丛卑春鸟疑。

轩墀会不重，翦伐欲无辞。

幸近幽人屋，霜根结在兹。

清晨止亭下，独爱此幽篁。

这首诗读来，表面看是诗人在通过对竹子的赞美，来表现自己对竹子的喜爱之情，但究其根本，则是以竹喻自身，以竹达到自赏的目的，以竹子来歌颂那些地位卑微却清高坚定者的形象。

再如韦庄的《新栽竹》：

寂寞阶前见此君，绕栏吟罢却沾巾。

异乡流落谁相识，惟有丛篁似主人。

此诗所描写的意境颇为伤感，诗人流落他乡，无处觅知音，只有那常见常伴的竹篁，仿佛是旧时故人，传递着些许的亲近之感，离乡的孤苦也因此而淡漠。竹不仅人格化为诗人故交，而且被赋予了善解人意之品格，人情与自然之物得以融合与统一。

到了宋朝，经济和文化上承唐代而又有所发展。这个阶段借竹咏志的诗歌，从作者数量和诗歌数量两个方面有所突破,其作品的立意深度和意境描写的精确性，也远胜于唐，有了新的开拓与成就。

以王安石的《华藏院此君亭咏竹》为例：

一径森然四座凉，残阳余韵去何长。

人嶙直节生来瘦，自许高材老更刚。

会与蒿藜同雨露，终随松柏到冰霜。

烦君惜取根株在，欲乞伶伦学凤凰。

在这首诗中，竹的荫庇、挺直、有节、刚硬、耐寒等特性，被王安石精准地进行了描述，更将《庄子》中“凤凰栖于梧桐”的典故运用其中，使竹的高志得以表现，借此意象实质表达自己的个性、人格与志向，诗人借竹自况。

可见，竹之所以成为君子高风亮节的代名词，不仅仅因为它节高心贞、劲枝高洁，十足代表了刚毅的性格与远大的志向；更因为它意志坚定不移，内心谦虚正直，虽不幸沦落在尘俗之中，却又能超出世间尘俗吧。

(四）菊

菊，又名延年、寿客等，是我国人民喜爱的传统名花。咏菊之作，追溯于战国时期，代表作者为楚国士大夫屈原，其作《离骚》中的那句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脍炙人口。到了晋代，田园诗歌的代表人物陶渊明更是把对菊花的赞誉发挥到了极致。在他的很多作品里，菊花都是作为入仕之人的双重人格的象征而出现，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，与诗人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高度契合。宋代诗人郑思肖《画菊》中云：

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

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。

在诗人眼中它没有趋时的习性，而具有幽人隐逸的标格；没有临难苟免的念头，而具有烈士受难的精神。

然而，真正赋予菊以抗争、贞烈品性的，或者说真正以菊自况、对菊爱得执着，影响也最为深广的当独推陶渊明，他寄情于菊，后人也将陶渊明作为爱菊的象征。菊的品质正是陶渊明人格的凸现。如其诗《和郭主簿》其二：

芳菊开林耀，青松冠岩烈。

怀此贞秀枝，卓为霜下杰。

衔觞念幽人，千载抚尔诀。

检素不获展，厌厌竟良月。

这首诗意象密集，但诗人巧妙组合创造出一个神话般的世界，而诗人又正是借这个“神话世界”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情怀，表达自己要学那青松、芳菊以及有着松菊一样高贵品质的“幽人”做一个品格高尚的“人中之杰”的强烈愿望。又如《饮酒》其五中有云：

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

诗句从视觉上取象，将意立在“悠然”之上，看似描写闲情逸致但细细咀嚼也不难发现诗人因为理想幻灭，政治生活的无望而选择隐逸。这种经历了苦闷彷徨之后，获得的精神上的安详宁静恰与菊花那种冲和恬淡的疏散气质相契合。而正是这种气质的契合，也使得菊的品质成为君子高洁、自适风格的象征。

二、“梅、兰、竹、菊”君子风格与儒家思想

中国人素有“琴棋书画养心，梅兰竹菊寄情”的情结，而这种思想主要源自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孔子，孔子有‘‘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”的比德名言，认为万物的品性和人品具有等值性，花草树木一直就被比喻君子之德。

研究孔子的思想体系，可以发现“复礼、为仁、君 子”这三个词语完成了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有力支撑。 古人一直推崇的“君子”人格，要旨精髓涵盖好德、重义、谦让、博学、笃实等诸多方面，既是儒者用来修身的目标与路径，也是“复礼”“为仁”这两个核心词的现实表现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：

—是“好德”。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所讲到的“德”最准确的释义应为伦理意义上的个人品性修养，与孔子所主张的“克己复礼”相一致。在他看来“德”是需要不断地磨练品性、提升修养才能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。梅，不与凡卉为伍，不与山花争春；兰，在寂寞清贫中如君子雅洁超脱；竹，正直、虚心；菊，群芳中的隐者，都可以被称之为“德”的物象代表。

二是“重义”。笔者认为，“重义”是“好德”的更深层次的具体展示,也是愿意做君子的人，对自身个人行为的最高标准。古语有云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逊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！”就是想告诉世人们，君子是以“重情重义”作为做人的根本，并且致力于以“礼义规范”来推行“仁义之思想”，以谦逊之词来表述，以诚信之品来对待。

三是谦让。“谦”字最早出现在《周易》的《谦》卦 中，原文为“（艮下坤上）谦：亨。君子有终。”意思为： 亨通，君子谦让将会有好结果。所以“谦让”便成为了君子的重要品德之一。在孔子的著作中，又对这一词语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解，他以比赛射箭为例，说：“君子无所争，必也射乎！楫让而升，下而饮，其争也君子。”在陆游的词《卜算子•咏梅》中，那一句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”更是隐喻，作为君子之人，无论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时候，都应该保持着谦逊的品德，如此看来，以梅花之形象隐喻“做人之谦让”，当之无愧。

四是博学。君子博学，理当如此，但文人自古清高，容易恃才傲人，所以，孔子的儒家思想中，便认为博学之人,更要有礼有节，才不会离经叛道，而终能成为君子儒。

五是正确处理言行关系。孔子把“行”先于“言” 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之一，他说：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梅、兰、竹、菊，千古风流，于静默含笑间，书写 了一幅幅耐人寻味的诗篇。

六“周而不比”“和而不同”。孔子著作中曾曰“君子矜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意思为：君子处世，当庄重，不与人争锋，当团结，不结党营私。如此一说，梅兰竹菊虽为凡间青睐之物，但却远离尘世的暄嚣浮躁 派自然潇洒的气度，与上述主张契合一体。

六个方面分别展示出了君子之性的六个关键点，相容相通却也各有其异。

三、结语

中国的传统文学中尤擅长托物言志、寄景抒情，文人们把对祖国的热爱、报国的雄心寄托在山水的清丽之中，将物的意象融入人的情感之中，花、鸟、鱼、虫、 山、水、树、木等皆成为文人学子们最亲密、友善的朋友，被文人们赋予了才气与灵气。然而这里的很多人， 总在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困境中挣扎；在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徘徊中进退，总想把国家和百姓装入自己的胸怀中，其“形单影只却又不肯同流合污”的倔强性格和脆弱敏感的神经，注定了他们与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有相同的风骨。这也最终使得所有歌咏梅兰竹菊的篇章，合力构建起了中国古典咏物诗的半壁江山，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化不可缺失的部分，也为儒家君子思想的传承和发扬搭建了一个最宽广的舞台。

（选自《湖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 》）